

# 圣经叙事中的游历主题

□王 倩

(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内容摘要】**游历主题在圣经文本中大量存在,其中的族长、士师、先知、使徒等都处在各自不同的游历历程中。该主题中所涉及到的空间背景往往用极其简略精炼的语句写成,出现大幅“空间空白”,这是由圣经叙事的目的决定的。圣经中通过叙述人物游历过程,展现出了风格各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关键词】**圣经;游历;叙事。

**【作者简介】**王 倩,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圣经文学。

本文中所讲的“游历”并不仅仅指单纯的向某地朝圣,也不同于信仰缺失的流浪,而是从圣经文本中许多人物都处在接连不断的旅行或迁徙的过程中这一现象入手,分析这种文学现象的文本体现、叙事特点和文学意义。

## 一、游历主题的文本体现

伊甸园神话是人类起源的远古传说,亚当和夏娃被上帝逐出伊甸园是游历的开端。自创世开始,人类因堕落而被逐出美好乐园,又经过斗争和追求,再次回到“流奶与蜜”的新大地,过程恰如一个U型结构<sup>[1]</sup>。人类复乐园的过程是在离开伊甸园落入世俗世界以后,对善与恶、爱与

恨、灵与肉、宽容与狭隘、苦难与救赎等的思考和历练,在这个过程中坚定信仰,完善自我。从基督教的观点看,一部圣经,从《创世记》到《启示录》,所展现的就是人类失去乐园之后,在上帝的指引下重新回到乐园的曲折过程。上帝与希伯来人立约,向他们许诺了“流奶与蜜”的迦南之地。“从此,亚伯拉罕便四处游动,在离开原居住地迦勒底的吾珥后,先移居到西北的哈兰,后越过幼发拉底河进入迦南,又因迦南闹饥荒而进入埃及,而后再复至伯特利、迁居希伯伦……”<sup>[2]</sup>这是一个典型的迁徙的主题,讲述了亚伯拉罕迁徙的漫长历程,同时这个故事表达的是一个寻求的意向,亚伯拉罕不但在为他的民族寻求一块生存的土地,同时还在苦苦地寻求他

的祖先传下来的信仰。

亚伯拉罕之后,希伯来族长雅各、约瑟等人都有各自不同的游历旅程。到了摩西时期,神吩咐他“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出 3:10)。但是要走出埃及又谈何容易?一方面,埃及法老不愿意放他们离开埃及,故设置重重障碍;另一方面,以色列人却又不能领会上帝的眷顾和摩西的苦心,一次又一次地背叛上帝。“出埃及是一次决定性的救赎”<sup>[3]</sup>,也可以说这是一次艰难的朝圣旅程。以色列人立国以后,也经常处在运动状态之中,不但奔波于国内各地,也时常前往异国他乡。有学者考证,仅扫罗秉政期间大卫就逃亡到拉玛、挪伯、迦特、亚杜兰洞、米斯巴山寨等地<sup>[4]</sup>。王国时期以后,以色列又陷入长时间的分裂。在这个痛苦流浪的过程中,有一批被称为“先知”的志士仁人,大声呼喊危亡在即。“但是,事实上,只有一小部分犹太人回到了应许之地,而且第二个圣殿既没有所罗门圣殿的庄严伟大,也没有达到应许中那般的荣耀(该 2:6-9)”<sup>[5]</sup>。最终,希伯来-犹太人几千年的民族历史变成了一部典型的流浪史。

拿撒勒人耶稣无疑是《新约》故事的中心。纵观圣经文本可以发现,耶稣毕生都在奔波之中。耶稣童年时居住在加利利,并且早年在此地传道(太 4:12-16),加利利海西北岸的提比哩亚、迦百农、哥拉汛、马加丹等地是他经常出入的区域;耶路撒冷是他传道的终点和受难、复活、升天之处,周围的伯大尼、伯法其、以马忤斯等地也留下他生前及复活后的足迹(太 19:

1-25:46)。此外,基督教发展初期最重要的使徒保罗,他的一生也几乎完全在旅行中度过。保罗晚年被囚时去罗马,航船漂泊十四天,搁浅在米利大岛;而后经叙利古、基利翁到达丢利,登岸后沿比乌市、三馆抵达罗马(徒 19:21-28:30)。保罗以他平生的游历宣教,拯救、传播了基督教,使它不至于沦落为犹太教的宗派分支。

## 二、游历主题的特点

圣经中游历文学主题主要是通过人物的活动来展现的。“人物踏上旅途,他们的出发地、目的地,或者途中经过地方的名字,都会随着旅行的过程而有所涉及”<sup>[6]</sup>。圣经叙事作品中对空间背景的描写往往极其简约,惜墨如金,几近无以复加的程度。叙述者只提到旅行者的出发点和目的地——从出发点到目的地之间的各种空间转换不去详述,地点并不意味着某种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致,这就形成了圣经文本中大幅度的“空间省略”<sup>[7]</sup>。以亚伯拉罕的故事为例,亚伯兰按照上帝的吩咐携带家眷和财产从哈兰到迦南,“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得也和他同去……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创 12:4-5)亚伯拉罕听从神的吩咐燔祭,“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创 22:2)。“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看见那地方”(创 22:4)途中漫长的三天被一笔带过,读者对这三天的旅程一无所知。

一般文学作品中的空间是具体的,能够被人的感观所体验。然而圣经中的空间方位只作为事件的背景和情节线索而存在,它们不但被压缩,而且几乎不显示外在表征。梅厄·斯腾伯格在其力作《圣经的叙事诗学:意识形态文学和解读的戏剧性》中强调,圣经首先是一部意识形态著作,任何忽略了这一点的纯文学评论都有简单化歪曲圣经的可能。他试图纠正文学阐释的偏差,并且致力于建立一个圣经文学批评的更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埃里希·奥尔巴赫在《摹仿——西方文学中对现实的表现》一书里,通过分析对比《荷马史诗》同《旧约》在文体上的巨大差异,分析造成各自叙述风格的原由。他指出,《荷马史诗》总是竭尽铺陈来描述每一个事件和人物,可以说没有任何细节被遗忘,而圣经的叙事目的则截然不同。

以亚伯拉罕献祭的故事为例,在他那三天漫长的路程中,读者只读到了他们丝毫不敢延误,第二天一早就出发了,他的目的地“摩利亚”,便成了一个特别庄严的圣地。至于他们使用怎样的工具、走过的田野风光如何以及护送人马的情况,连一个形容词都没有使用。如此说来,这个旅途便令人屏气凝神,像是一段真空。一切从简的目的就是要减少注意力方面不必要的分散,要把故事的紧张气氛的弦绷紧,突出亚伯拉罕把独生子杀死献祭所造成的沉重气氛,让读者时时不忘亚伯拉罕所经受的考验,并集中精力体验事件的沉重和亚伯拉罕的忠贞品德。

又如“以撒迎娶利百加”的故事,亚伯

拉罕让老仆人回家乡去给以撒找一房媳妇。我们没有读到亚伯拉罕对未来儿媳妇的形貌、人品或家世等提出的任何要求,唯一明确的指示就是要把姑娘带回迦南来。为什么做这样的要求呢?这是因为亚伯拉罕同上帝立了约,迦南是上帝赐给他的福地,他的后人要在那里发展、繁衍、昌盛、强大。以撒一辈子在哪里定居将决定亚伯拉罕一生事业的成败。因此,与一般的婚娶故事不一样,它没有花笔墨描述婚娶故事的礼仪,只有女方必须嫁到上帝的“应许之地”这一意识形态主题。同样,雅各的故事中特别提到“伯特利”(创28:10-19),是因为雅各在那里过夜时梦见天梯,领受了上帝的祝福。押沙龙叛乱前期大卫从耶路撒冷逃亡,经由基伦溪、橄榄山、巴户琳、约旦河等地到达玛哈念,这些地名记录了那场王族内乱的地理方位。正是因为如此,惜墨如金的圣经文本在叙述旅行途中提到的地名,甚至一系列的地名,往往有其重要性,不能省略。

### 三、游历叙事与人物形象塑造

与一般文学作品不同,圣经的写作目的在于传播上帝之道,记录上帝之约以及世代人们对上帝的追随,但是客观上,圣经文本本身在叙述的同时仍然向读者勾画了大量栩栩如生、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

圣经中雅各和约瑟分别是以色列人的第三代、第四代族长,可以归结为一类创业者形象,即“英雄”在经历了一系列苦难的磨砺之后,从一个无知的、不成熟

的少年成长为一个经验丰富、智慧超人的强者”这个创业型结构模式有三个组成部分——分离、遭受苦难的历程,回归<sup>[8]</sup>。雅各夺得长子名分,骗取父亲的祝福,以致遭到扫罗的憎恨,于是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雅各逃到哈兰的舅舅拉班家,娶了利亚和拉结。十四年后,他带着利亚和拉结一起逃出拉班家,圣经中特别点出的地点“比奴伊勒”(希伯来语“神面”的意思)对雅各乃至整个以色列人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在这里,雅各与神相遇,并和他摔跤,从此得到上帝的祝福,以“以色列”为名。从别士巴到伯特利,到哈兰,再到比奴伊勒,机敏狡黠、勇敢勤劳,雅各鲜活的形象呼之欲出。

约瑟的故事是圣经文学中的精品,《旧约·创世记》第37-50章记叙了约瑟和他的兄弟们的故事。早年的约瑟受到异母哥哥们的嫉恨,并被卖到埃及。而到了埃及,他经过种种磨砺和困境,多年后终于成为埃及的宰相,约瑟的哥哥们被迫到埃及去求粮,最终兄弟们得以重逢和相认团聚。多年来的阅历使约瑟心智逐渐成熟,超越了狭隘的个人恩怨,以家族和民族为重,展现了从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到族长和道德典范的成长过程。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叙事是一部气势磅礴的民族史诗,塑造四个生动鲜明的形象——大智大勇的摩西、威严全能的上帝、顽梗狡诈的法老、卑微懦弱的以色列人,这些形象的塑造都离不开游历背景的烘托和反衬。摩西出埃及的故事,展示了在领袖带领下,一个民族历时几十年向理想之地艰苦跋涉的宏大画面。在流亡的孤

寂生活中,他认识到自己一生真正的使命,是带领那些已近乎忘记了祖先,对自己的民族失去信心又遭到埃及人百般凌辱的以色列人摆脱奴役,重建自己的国家。从这个典型的游历叙事中,可以看到摩西的自我牺牲精神、强烈的责任心、民族忧患意识和不屈不挠的理想追求。

《使徒行传》中也有不少借助游历叙事来表现人物性格的著名章节,如“航船搁浅”(徒27:13-44),叙述了保罗乘船前往罗马途中的艰险历程。许多研究者认为,这是西方古代海难纪实中最出色的篇章之一,可以和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海难叙述相媲美。这些磨难使保罗的行程异常艰险,也使他的人格不断趋于高尚。传道路途中充满了风险和困顿。保罗的一生由他的行程串起来,而这复杂曲折的行程叙述恰生动地塑造了意志坚定、不畏艰险、虔诚传道的圣徒形象。//

注释:

[1] 弗莱:《伟大的代码》第143-181页,赫振益、樊振国、何成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 刘洪一:《走向文化诗学·美国犹太小说研究》第20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 弗莱:《圣经和神话》,参见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第406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4] 白云晓:《圣经人名词典》第49-5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5] 戈登·菲、道格拉斯·图尔特:《圣经导读》(下)第83页,魏启源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 西蒙·巴埃弗拉特:《圣经的叙事艺术》第207页,李峰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7] 梁工:《圣经叙事艺术研究》第252-25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8] 勒兰德·莱肯:《圣经文学》第14页,徐钟等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